

歷史與空間

似水流年

■ 韋剛

大坑是香港銅鑼灣自歸一角的「亞區」，馳名的是她一年一度的舞火龍，而近年來又憑她那愈來愈多的各式各樣新穎食肆，在「吃貨」界中享負盛名，尤其是年輕一代，常常想到此地嚐新嚐鮮。夜幕一拉，華燈剛上，這裡便車水馬龍，特別是周末假日或者是附近的大球場有球賽，真是熱鬧得水洩不通。

說這「亞區」自成一角，今天是因為她的「吃」的特色，而確然，她於十年前便又因其別的特色而獨樹一幟。我生於斯又長於斯，二次世界大戰前，這兒是一片世外桃源似的純樸和寧靜。六七十年前這兒真的有一泓看得見天日的大水坑，水從後方連綿的山脈注下，經年不絕，我家住的華倫街，很短促的一條小街，跟大坑區內其他街道一樣，只有幾十間二三層樓房，有些大門口甚至還保留着木「熨籠」和半截折疊木門。離居民點不遠便到了山岩嶙峋整年流淌着不斷山水的大坑，坑中間多是銅鼓至桌面大的光滑灰黑的石塊，石面有些地方已被流水洗擦得發光。坑的兩旁是較為平整的石面，有些平整得像兩三張乒乓球桌連成一體。天晴的日子，十多位中年婦女在坑中洗濯衣物，然後把它們平鋪在大石面上晾曬。這是大坑村內開設的洗衣店的工人，利用天然的水與陽光在操作，也是昔日大坑區內最顯著的一處天然地貌。記得有時父母假日有閒暇和心情，會攜姊姊和我帶着麵包果醬，沿着坑邊的小徑，遠足至金寶馳馬徑或者賽西湖水塘，做一次非常難得的野外度假活動。

大坑那時候居民不多，傍晚飯後表哥和我們可以在門前街道上玩橡皮4號球。或者表哥興致高，會帶我和表弟跑到電車路旁的空地免費看七人足球賽。那球場大概是現在的皇仁書院的空曠地，沒有圍欄、沒有座位也沒有草皮，觀眾站着，大風一起，沙塵飛揚。碰到強隊如「同義」等出戰，觀眾踴躍，我們只好從大人的褲襠裡鑽出去觀看，名將如朱永強、何應芬等，到戰後都成為球星，馳騁球壇，入選香港代表隊出賽。朱永強控球技術了得，被譽為「花拳繡腿」，全無貶義。何應芬年輕力壯，快速剽悍，由於膚色較深，人們暱稱其為「黑仔」。二人享譽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。大坑雖然人丁單薄，但屢出運動健將，名震中外的「球王」李惠堂便是大坑人，足球射門有術，獨步南中；其子李育德戰後已崛起足球界，繼承乃父任職中鋒。網球方面，由於區內的中華遊樂會設有網球場之便，素出名將，葉觀雄就曾高踞全港單打冠軍多年，其餘商、政界名人霍英東、何鴻燊等都以此為基地，屢獲業餘球賽錦標。



大坑舞火龍活動。網上圖片

二戰後，許多戰前樓宇都因日久失修或地產發展商收購而重建，村內面貌大為改觀。以前多屬民居，偶有地面一層被用作修理汽車工廠；近年舊地裡一批熱衷嘗試新派飲食業人士在此創業，食肆百花齊放，儼如雨後春筍，不少修汽車工場被迫遷走，代之而興的是環球美食，年輕人亦以此為據點蒲吧、試食。年來包括鄰近的銅鑼灣區新建了些高級住宅及酒店，更加帶旺了大坑區的各式活動。

由於城市社區的改變，自然環境也必然隨之而改觀，昔日的大水坑無休止的湍流已不復見，「浣紗街」徒負虛名，利用天然水源的洗衣業當然也要改行。來自村後山巒的流水被導進喉管、被收服在三合土板塊之下，然後默默無言地引進銅鑼灣避風塘。連最後的一截位於皇仁書院與中華遊樂會之間的露天水坑，近年也被封閉形成小徑，每年月圓節日，大坑的傳統「火龍」可以循此舞出村落，橫跨電車路而翱翔華爾茲於維多利亞公園的廣袤空間，與賞月的大眾共慶佳節。

這歷盡滄桑的「火龍」已有百餘年歷史，我們小時中秋節日也已有這活動，雖然那時的儀式比較簡單，沒有這麼多的花樣陪襯，只是簡單地插上長長的草龍，但仍是很興高采烈，印象深刻。今時今日，「舞火龍」已經成為香港旅遊的一個盛典，也是國家的傳統文化遺產，非同凡響，聲價十倍了。

大坑村內還有一處歷史文物，那就是建築設計特異、技工精美的「蓮花宮」。香港歷史上是漁村，銅鑼灣顧名思義就是渤海之區，大坑村背山面海，當然要供奉觀音、天后菩薩。除了蓮花宮之外，不遠處的天后廟道就有名副其實的「天后廟」，規模更大。但蓮花宮造型特別，它的前座是建在一個支柱平台上，後座枕着一塊大石，頗有穩如磐石之意。而且也說明大坑地下岩層豐厚，處於巨石連綿，直是海邊石灘的原始景象。蓮花宮曾經一度因為乏人管理，較為潦倒，但自收歸廟宇管理委員會後，步上正軌，香火日盛，遂成為區內又一遊客及信眾注目的地方。

幾十年流年似水，大坑只遺其名，濤聲已杳，流水已潛，無復聽到淙淙綠水，未能看到浣衣佳人。留下的只有無限思念，逝去了昔日的鄰里溫情和客家鄉音。剪不斷的是百年文化遺產和民族情懷，要留着的是「火龍」的光和熱，力和技巧。這一切，都是華夏文化的源遠流長，祝願在小島上永遠溫暖着子民的心坎。

書若蜉蝣

■ 葉輝

靜默的意義

詩人及評論家阿當·基舒(Adam Kirsch)早前撰文，探討卜戴倫(Bob Dylan)何以對諾貝爾文學獎反應冷淡，此文題為《卜戴倫靜默的意義》(The Meaning of Bob Dylan's Silence)，從抒情歌《寶貝，那不是我》(It Ain't Me Babe)談起，此曲唱道：「從我的窗邊離開，是快是慢都由你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，寶貝，你需要的不是我。」

《寶貝，那不是我》創作於1964年，那年秋天，薩特(Jean-Paul Sartre)公開聲明，他不打算接受諾貝爾文學獎，因為作家必須拒絕被塑造成大師——卜戴倫的民歌對一個想像中的情人說話，與薩特所傳達的信息其實異曲同工：如果受眾喜歡真實的「我」，就不要試圖將「我」改變成「非我」。

阿當·基舒在文中寫道：「實際上，卜戴倫比薩特更進一步：他沒有拒絕諾貝爾文學獎，而是壓根不承認它的存在。他沒有發表聲明，甚至沒有給瑞典學院回電話。卜戴倫官方網站上曾短暫出現過有關他獲獎的信息，但接著就被刪除了——那是是否他的授意，沒人知道。瑞典人習慣了獲獎者表現出更大的感恩之情，如今似乎也失去了耐心：瑞典學院的一位成員稱卜戴倫的行為為無禮且傲慢。」

薩特為什麼拒絕諾貝爾文學獎呢？他在《存在與虛無》(Being and Nothingness)一書有此說法，「虛假信念」乃本真的反面，世人之所以會有虛假的信念，皆因他們永遠無法像墨水池之為墨水池那樣，單純地成為自己，更確切地說，因為世人本來就是自由的，此所以必須「使自己成為自己的樣子」。

在《存在與虛無》其中一個段落中，薩特以一名咖啡館侍者為例子：此名侍者在做每項工作時，都有點太到位、太熱情，太過虛情假意；他也是人，此時此刻卻扮演著侍者的角色，而此一「扮演遊戲」將侍者的身份改變了，使他「成為自己所是的樣子」，就意味着此人已然放棄自由了；薩特從而指出，此一「扮演遊戲」要求世人把自我變成一個客體、一種角色，用來給別人看。

薩特一直都認為，世人想要保持自由、保持「真誠信念」(good faith)，則需要一直做不受局限的、自由而變化多端的人，也就是真實的樣子，那怕這是一種令人焦慮的生活方式；在1964年，《紐約客》曾發表一篇卜戴倫的人物特寫，其中引用他的話寫道，他「不想再為人們寫歌」，倒是想「依照自己的內心創作」。

阿當·基舒此文是這樣結尾的：「成為一名諾貝爾獎獲得者，意味著允許『人們』定義你是誰，意味著成為一個客體和公眾人物，而非自由的個體。諾貝爾獎實際上是虛假信念的終極版本：一小群瑞典評論家冒充上帝的代言人，公眾則假裝諾貝爾獎得主是文學的化身。所有這些偽裝都與真正的文學精神相悖，而真正的文學精神只存在於讀者 and 作者之間個人層面的交匯之中。」

文藝天地

畫中有話 圖：K.Wong 幸運 唔好因為當年被拒絕而過份傷心 幾年後見返佢，你可能覺得當時好好彩

詩詞偶拾 管蔭椿

紫荊花 百載枷除始遇春，倭騎嗜血不將聞。欲叫花馨春長住，雷雨，獅山更顯港人魂。恰似舞神紅白女，天訴，田兄芥棄共汗巾¹。敢問花壇誰做主，醒語，總歸花獻愛花人。

豆棚閒話 晨風

閒說抑鬱 如今「抑鬱」成了個時尚的詞，頭幾日看了一篇微信，說是英國兒，經常聽人說被醫生診斷為「抑鬱症」。抑鬱也像「三高」一樣，成了常見病。有些看着挺正常的...

古典瞬間

明朝的另類粉絲 近幾年，網絡上出現了一個新詞——明粉，即明朝粉絲的意思，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明朝亡國已經370多年了，還有這麼多人念叨它的好，懷念它，是個很有意思的歷史現象。我這篇小文中所說的「明粉」，比較另類，之所以說另類，一是因為這些粉絲的主體是國家政權或某一海外團體；二是他們中有的打明朝的旗幟竟然打了數百年之久。

唐寶民

君臣不剃髮、不穿清朝的服裝，而是一直穿着明朝的服裝！有這樣一個細節：有一回，朝鮮外交官到北京向清政府進貢、朝賀，當時在北京的漢人官民已經剃了髮、穿上了清朝服裝，看到朝鮮使者依然穿着明朝服裝，都感動得哭了！朝鮮不但穿明朝的服裝，還準備在軍事上幫助明朝重整河山，他們練了幾萬兵馬，等待明朝軍隊北伐收復失地的時候給予幫助，可惜的是，明朝軍隊被趕到南國之後，就再也沒有力量北伐了，朝鮮準備的這支軍隊也就沒能派上用場。

都市人防治抑鬱，多半靠自己。網上海上天下鄉那會兒，雖然總因為亂說話挨批鬥，卻天天頭沾炕就睡着了，且一覺到天亮。勞動加新鮮空氣，比什麼仙丹妙藥都管用。如果真思慮太多，就趕緊把心重的毛病改改，找點兒正經事讓自己忙起來，抑鬱心情自然會好轉。